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868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思想

抗戰中的問題

抗戰中國民黨統治區輿論

抗戰中民主自由問題

抗戰與救亡工作

論國民參政會

論解放區戰場

論經濟戰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論聯合政府



大
家
出
版
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868

文教
思想

虞和平 主編

抗戰中的問題

抗戰中國民黨統治區輿論

抗戰中民主自由問題

抗戰與救亡工作

論國民參政會

論解放區戰場

論經濟戰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論聯合政府



大象出版社

抗戰中底問題

葉 青 著

抗戰出版社印行

目次

弁言

一 關於民主共利

二 關於政治機構

三 關於政治黨派

四 關於統制政策

五 關於外交政策

六 關於民衆力量

七 關於民衆運動

八 關於游擊戰術

餘論

目

次

一
一
七
一三
一八
二五
三二
三八
四五
五三

弁言

在幾個月底抗戰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如民主共和問題，政治機構問題，政治黨派問題，統制政策問題，外交政策問題，民衆力量問題，民衆運動問題，游擊戰術問題。抗戰一延長了，問題還要增加。這是免不了的。

怎樣研究這些問題呢？要怎樣研究纔能得出正確的解決呢？這需要一種方法，而且需要一種正確的方法。

這方法在我看來，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即通常見於有些人底文和書中的方法論，而是特殊的、具體的，僅僅適合於我們現在這個抗戰時期的方法論。它自身就是一個抗戰底理論，說明抗戰和指導抗戰的根本思想——中心思想。只有這樣的理論纔能作我們考察抗戰中的種種現實問題的觀點，來正確地指導我們底思維。

這樣的理論，絕不是從日本輸入的東西，或從歐洲輸入的東西；同樣，亦絕不是從英美輸入的東西，或從蘇聯輸入的東西。它是中國人認識中國的結果。

因此，它底第一個基本概念剛剛可以歸納爲這一句話：中國是中國。這就是說，中國不是日本，不是歐洲；中國不是英美，不是蘇聯，中國只是中國。詳細地說，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具有特殊性的國家，它有異於任何國家的歷史條件，文化傳統和經濟進化。雖然這種特殊性是相對的，它也具有同於任何國家的一般性；但是我們底問題却以把握特殊性爲主。要把握了特殊性，纔算認識了中國。

怎樣把握特殊性呢？最扼要的辦法是理解中國底歷史發展。中國在現在處於甚麼階段，是一個極重

要的問題。將來爲現在之延續。這是一種歷史的邏輯必然。一切實踐都是創造將來。要創造將來，就須認識現在。所以把握現階段，是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

我們底現階段是由中古封建制度¹近代資本制度的變革時代。這樣的階段，各國都經歷過。不過因爲各國底特殊情形而呈出種種樣相。在英法爲民主革命，在荷美爲民族獨立，在德意爲統一運動。中國對於這三種變革類型是兼而有之却又分期表現的。辛亥革命創造了中華民國，是我們底民主革命；國民革命以打倒帝國主義爲口號，軍閥則作帝國主義工具看，所以是要求民族獨立的革命；近十年來的統一戰爭，以消滅割據勢力強固中央政權爲主，當然是我們底統一運動。過去的民主革命之未完成民主任務，國民革命之未完成民族獨立，皆是統一運動不會完成的緣故。統一在我們底變革中有關鍵底作用。

問題提出的時候，就是答案完成的時候。所以在統一成爲問題之際，歷史便給我們預備下了答案。這就是說，它把現階段推向於由割據到統一的發展趨勢。因此，割據勢力紛紛失敗，統一在大踏步的完成中。到去年七月抗戰開始以前止，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江西·安徽·湖北·貴州·河南·陝西·甘肅等十一省是可以絕對服從中央政權底命令的。抗戰以後，廣西加入，湖南完全歸於中央，現在四川亦不成問題了。這樣的統一局面，有誰能否認呢？

但是以宰割中國·蠶食中國爲其根本政策的日本帝國主義，則不願意中國統一。在中國內部分立，割據·內戰時，它反置之不理，以爲這樣，中國可以自己削弱自己，它隨時都有侵略底機會。在中國內部出現中心力量趨於統一時，它使力事破壞，加緊侵略，否則中國統一，有了和平，可以從事建設，它就永沒有侵略機會了。這便是「九·一八」之役及其以後種種事件所以發生的原因。但這並不會阻止統一底趨勢，統一反而在完成中。於是它遂大舉進攻，發動這次底侵略戰爭。

這時我們怎辦呢？依我看來，根本的對付政策應該是完成統一。內部不統一，絕不能對外抗戰或作有力的抗戰。華北不是因為地方割據只知保全實力不肯爲國犧牲，以致徘徊觀望，給日本以各個擊破的機會，而容易地失掉了嗎？另一方面，日本宰割中國的政策是分裂運動，天天炮製傀儡組織，如「滿洲國」，「冀東防共委員會」等等。這也是需要我們高調統一底概念的。只有把「一個國家」，「一個政府」變成有力的口號，纔能給分裂運動以政治上的打擊。所以完成統一是最重要的事情。

怎樣完成統一呢？根本的辦法是強固中央政權。要強固中央政權，必須削弱地方政權。在抗戰中，應該利用種種機會來削弱地方政權。只有這樣，中央政權纔能絕對指揮地方政權；地方政權纔能絕對服從中央政權。要到這個境地，創造近代統一國家的工作方告完成。中國纔可說是一個國家，一個有組織的國家。這不獨是抗戰底需要，而且根本是立國底需要。現階段底政治任務固不僅此；但這個政治任務完盡了，其它的均可迎刃而解。

要強固中央政權，不可沒有一個大黨。俄國革命後的事實和意國政變後的事實，都證明了這點。而這個大黨，在中國就是國民黨。它是現階段底歷史產物，負有創造統一國家的任務。目前的中央政權以它爲支柱。它受人非難的種種缺點，乃是它應謀健全的證明，不足以作否定它的論據。所以擁護國民黨是現在主要的政治工作之一，不容忽視。

只有這樣，抗戰纔能進行。未嘗沒有大黨底支持而可以有強固的中央政權者；未嘗沒有強固的中央政權而可以有發動全國人力物力的組織者。至於勝利底保證，則端在此大黨底自身之健全和中央政權底自身之強固。我們應該承認：健全的國民黨和強有力的國民政府是抗戰獲得勝利的條件。

以上幾個基本概念，便是特殊的中國情形和現實的歷史階段之一具體的認識。而且非常適合於抗戰

時期，可作抗戰時期底指導理論。用它做我們研究抗戰中種種問題的觀點，最為適宜。

但是，很怪的是有些人不惟不注意這些觀點，而且根本帶一種看不起中國的態度。醉心英美的，覺得中國除了很單地跟着英美走而外，沒有別的事情。醉心蘇聯的，在一度機械地模倣失敗之後，亦不明白其原因，只好以歌頌蘇聯為事。在俄國革命二十週年，他們底歌頌文章之多至於堆集成了本書，而對於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等則不感興趣，任何週年，辛亥革命已經過了二十週年和二十五週年了——他們不會理會過。像這樣地抹殺中國，輕視中國，怎能談論中國呢？不能談論中國，又怎能明白中國底歷史發展，對於現實問題與以適當的解決？

不能與以適當的解決，必然做不成功。在醉心英美的人，因為中國沒有成為英美，便大意於中國人之不行，而提出改良人種的計劃。在醉心蘇聯的人，因為中國沒有成為蘇聯，便乘機鼓吹特種機會，提出種種問題用些時髦的名詞來掩飾其派系底利己主義的心情恣意曲解，以引誘青年，製造特殊勢力，預備其新的阻礙統一，破壞統一的陰謀詭計。特別是後一種人，危害國家最大，而且對於青年又富有誘惑性，不可不注意。提出解決抗戰問題的方法，並應用它來解決抗戰問題，實有必要。

一 關於民主共和

在抗戰前曾有過一個專門從事民主運動的刊物。抗戰發生，這個刊物就停止了。但在幾個月之後，又出現了民主底呼聲。在西安，叫得很響亮。其次爲漢口。此外的地方亦有不少的應聲。他們以「民主共和國」爲總的口號。於是民主共和或民主政治成爲抗戰中的一個問題。

主張民主的人，以爲抗戰需要民主。理由是：華北軍事上的不利，救國公債底難銷，農村之未援助抗戰，人民之未熱烈助戰等「缺陷」，都由於「中國不是民主國家」的緣故；所以要獲得勝利，必須實行民主；只有民主的政府纔「讓人民自動地武裝起來，准許民衆自動參加抗戰」；「只有用民主的方法纔能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來支持抗戰」。於是他們主張「民主抗戰」，反對「獨裁抗戰」。

他們所說的民主，是澈底的民主。所以他們說：「爲着要做到全民抗戰，我們便須實施澈底的民主政治」。所謂澈底的民主，就是「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

這些主張民主的理由和辦法，依我看來，並不是爲着抗戰。假如真是爲着抗戰，那就沒有一個能够成立。華北軍事上的不利，是華北未被中央統一的結果。這在抗戰底根本問題一書上有詳明的分析。救國公債底難銷，一方面由於宣傳工作不夠，一方面由於逃難者多，有些錢變成逃難費用去了。農村之未援助抗戰和人民之未熱烈助戰，乃過去民衆運動底缺點使然。在教育未普及以至文盲很多不能閱報讀書的情形下，加以前述缺點，民衆根本沒有自動參加抗戰的意識。如果有之，像救護傷兵，捐輸財物，協助軍隊一類事，雖專制政府亦不會阻止。但像自動武裝起來一類事，那就是民主政府亦不能准許。世界

上曾有一個民主政府給與民衆以武裝之自由的嗎？而抗戰對於民衆所需要的軍事上的參加，是在政府指揮下之有計劃和有組織的方式，如所謂徵兵制度者，絕非陷於無政府狀態中的自動武裝起來，自動參加抗戰。至於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方法，不限於民主。俄國之參加歐戰，不是用沙皇專制的方法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嗎？意國之征服阿比西尼亞，不是用法西斯獨裁的方法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嗎？日本這次侵略我們，是動員了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然而主張民主抗戰的人把它底政府說爲法西斯軍閥獨裁，不又是見法西斯軍閥獨裁的方法亦能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嗎？所以抗戰需要民主之說不是的論。把過去幾個月抗戰底缺陷歸因於不民主，更是錯誤。意國與阿比西尼亞作戰的勝利，難道是它行了民主政治的緣故嗎？勝利與民主沒有必然性的關係。

老實說，站在抗戰需要上，當前的政治問題，從中國底情形看來，應以鞏固中央政權爲急務。很明顯的，抗戰所最需要的是軍隊，政府尙待將其軍政軍令的統一性質力強化，有些省區，政府底命令不能到達或完全到達。這在作戰上和動員上妨害很大。華北軍事上的失利，不就是軍政軍令沒有統一的結果嗎？所以完成統一之關係於抗戰比實行民主緊要得多。

敵將松室孝良所唾罵的這句話：「中國實力派大部份採個人或小集團的繁榮主義，缺乏爲國爲民的觀念」，正是對着我們底不統一的情形而說的。我們應該趕快完成統一，使那些與政府對立的實力派，不單是正規軍方面就是游擊隊方面，亦同樣嚴格地接受命令，辦到政府對於軍官能够自由調動，對於軍隊能够自由編制，自由整理，自由調遣。所以完成統一，是抗戰底迫切需要。憲法並不是目前的急務。

完成統一，把中央政權鞏固了，就是民主政治先決條件的實現。民主以中央集權爲制度，鞏固了中央政權，地方政權必然削弱，這還不是中央集權底實現嗎？抗戰時期所能實行的民主，只能到這個境

地。

此外如選舉一項，是辦不到的。戰區底民衆有很多在敵人底統治下，有很多到處逃難流離失所。後方底民衆因躲避敵機，亦有很多到處逃難流離失所的。此外沒有逃難的人則忙於救濟難民，看護傷兵，募集財物，加緊訓練，應徵應訓等事。並且還應該加緊生產以發達抗戰所需要的經濟基礎。這那裏有時閒辦選舉？選舉並不是簡單的，輕而易舉的事情。因此，國民大會之延期，乃事實使然。

至於自由一項，現在總有相當的獲得。其實在中國這種被壓迫的國度，民族底獨立重於個人底自由。須知從來自由主義盛行於英國，國家主義盛行於德國，不是沒有原因的。而在戰爭時期，尤談不到自由。歐洲大戰中各國人民，就是民主國底人民，一切都受統制。而且不是這樣，戰爭就無法進行，勝利更談不到。民主在實際上不存在了。至少是不完全存在了。

所以在抗戰時期要求實行民主，是既不懂戰爭為何物，又不懂時局為何狀的。目前的重大問題是統一軍隊，訓練軍隊，整理軍隊。同時還要統一意志，訓練壯丁，整理保甲。此外的一切，全都應該為着軍事，服從軍事。抗戰是戰爭，有關民衆底生存。何況「抗戰目前正處在一個嚴重的困難關頭」呢？先生們，不是平常時代了，現在是非常時期，戰爭時期！

我說這些話，並不是我反對民主。我主張民主比你們早。在你們底蘇維埃聲浪高唱入雲之時，我就主張民主。而且我之主張民主，不像你們那樣因蘇維埃行不通纔來主張民主，因蘇聯高唱民主纔來主張民主，乃是從中國底歷史發展上出發。所以我在批評你們底民主政治崩潰論時說：民主政治在世界歷史上雖是崩潰了，在中國歷史上則並未會，它還有它底意義。現在是戰爭時期，我覺得軍事高於一切，而軍事與民主有不相容性，所以我願意爲了軍事暫時不談民主。你如果不相信軍事高於一切，請問：上海

失掉了，你還能在上海談民主嗎？假使軍事上再失利，把漢口失掉，你還能在漢口談民主嗎？那時你之離開漢口往重慶跑，不同你從前離開上海往漢口跑一樣嗎？老實說，假如將來再一失利，你連跑的地方都沒有了，民主云乎哉？

所以當「抗戰目前正處在一個嚴重的困難關頭」的時候，還主張「實施澈底的民主政治」，要「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真是迂闊到二百萬分。不止迂闊，而且愚蠢，愚蠢到了無以復加的境地！你想：現有的政府已經發動了並打過了幾個月抗日救國的大戰，而且正在萬分忙碌和萬分危急中組織抗戰，進行抗戰，現在說它還不能勝任國防政府底任務，要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討論真正的民主憲法來重行選舉過並纔來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那不是迂闊已極，愚蠢已極的事情嗎？那不要蹈宋人議論未定，而金兵已渡河的覆轍嗎？先生們，你們要民主，我們要救亡。讓你們拋棄目前的現實去講民主吧。

確實，今天要求民主的人，在社會構成上，都是一些在幻想中過活的小市民。他們不管現實，就在「事已急迫萬分」之時，亦要追逐幻想。從前希望在封建到資本的階段實現社會主義，現在希望在與敵人作戰到十分激烈亦十分危險的時期實現民主政治。這真不愧是有階級！

並且在幻想中過活的小市民，根本沒有科學的思想，所以不能認識中國實行民主的過程及中國民主底特質。假如有了，就可知道在中國爭取民主的是國民黨。它爲了完成這個任務，曾與封建政治鬥爭多年，到辛亥纔推翻滿清，把中國變成了一個民主共和國。所謂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主共和國之簡稱。民主運動底歷史意義和偉大意義在這個時代，國民黨已經做過了。

你們現在的民主要求，乃是對國民黨的要求。這裏，你們却不懂得現在的政治並不是封建的，所以政

權不在貴族手中或君主手中，而是在國民黨底手中。國民黨不是貴族，乃是人民底政治團體，以代表全國人民自任的。他以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爲旗幟。而他之取得政權，是用革命手段從封建勢力方面奪過來的。俄國革命後由唯一的黨永遠掌握政權的事，更給以新的教訓。所以國民黨掌握政權是中國民主在革命過程中的特殊形態。它顯然可名爲「國民的民主專政」。如果把它詆爲「毫無民主的國民黨一黨專政」，那使錯誤已極！這是應該注意的一點。至於國民黨之不像俄國革命後那樣實行選舉，可從孫中山先生底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中求得解答。那裏面包括有革命中的專政需要。中國底民族運動，人民底智識程度和辛亥後的選舉經驗種種。但國民黨是民主黨，所以有實行選舉的決心。若不是抗戰發生，國民會議已開，憲法已制，而且將從此時起逐漸走上憲政時期。

所以現在的民主要求，是對國民黨要求，並沒有歷史的意義和偉大的意義。「民主共和國」是一點也不適宜於中國今日的口號。誰能證明中國今日底政治是君主專制呢？中國今日既不是君主專制國，那末「民主共和國」便落空了。這是非常顯然的事情。

對國民黨要求，——對國民黨要求民主，對國民黨要求民主政治或民主共和國，乃是黨與黨爭政權的意思。這不外說，國民黨一黨掌握政權，我們沒有份，應該分點給我們。這顯然是爲了黨派底利益。如果說不然，那就要把一黨掌握政權看成不民主的纔行。然而這何解於蘇聯今日底民主。蘇聯今日底民主，是很新的，但除開共產黨外不允許別黨存在，甚至同黨內的派也不能存在。因此，國民黨依他底辦法施憲政，你不能說它不是民主。它既是民主，那末你之向它要求民主不是要求你自己底黨分得政權還是什麼？

關於自由，也須說幾句。現在還是訓政時期，所以人民所享受的自由尙未充分。但只能說是不充

分，不能說是沒有。而且我還可說，凡是順着封建到資本這個階段走的人，都享有相當的自由。只有向着超於這個階段走，甚至採取打倒式的人，纔沒有自由。然而不是完全沒有，一九二八年以來所出版的異於三民主義思想的書報，並不算少。就是在昨年以前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爲漢奸的刊物，依然能够出版。然而在很新的蘇聯民主之下，則不能這樣。是見國民黨所不與別黨的自由是暴動自由和謾罵自由。所以今天向國民黨要求民主的黨是爲它自己要求，並不是爲一般人要求。只有它纔需要暴動自由，謾罵自由。並且還需要保存一種軍隊的自由，保存一種區域的自由，——這就是說武裝自由和割據自由。但是從中國底歷史階段看來，應以創造近代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爲任務，簡言之，是創造一種國家制度的時代，負有這種任務的國民黨，當然不能允許別黨有那些自由。而在目前的抗戰時期，爲了集中力量鞏固後方起見，領導抗戰的國民黨，同樣而且更是不能允許別黨有那些自由。所以不論怎樣，中國此時所要求的都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一個統一的政府，一個統一的軍隊。因此，不僅國民黨要反對別黨謾罵自由，暴動自由，武裝自由，割據自由；就是人民，也要反對別黨有謾罵自由，暴動自由，武裝自由，割據自由。我們不應該讓任何黨以自由之名來分裂國家組織，分散抗戰力量。

而且世界上曾經有一個民主共和國允許人民以謾罵自由，暴動自由，武裝自由，割據自由的嗎？就是民主政治論者目爲最新的民主共和國——蘇聯，亦不能允許其國內的人民謾罵政府，到處暴動。組織異於紅軍的軍隊，割據地方行政區域。鄂末，爲什麼在中國就非有這些自由不可？爲什麼在中國沒有這些自由就不是民主政治或民主共和呢？老實說，在中國也只有特定的某黨纔需要這些自由。

一個黨爭取自由，不站在歷史底立場。人民底立場。而僅注意自己一派一系的利益，根本沒有價值。我說爭取自由者口中的自由，是派系底自由，不關於人民，他們必然不會心服。但事實却是這樣。

要證明這點，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常常要求言論自由，但到他們一獲得了時，便不許別人享受。我只因為發表了「長期抗戰論」等文，在籌集抗戰經費和分析國際情形上提出一點稍與他們不同的意見，他們便造謠誣害，說我是托派、匪徒、漢奸，並捏造證據，說我「在上海」、「與敵人領事館取得聯繫，共同商榷，領取津貼，出版反共的破壞統一戰線的刊物」，請政府「逮捕」，「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取決漢奸敵探之軍法嚴厲地處治」。這不是他們底黨口中的言論自由只是他們底言論自由的證明嗎？老實說，他們底黨還沒有在朝，便這樣地不許人家說異於他們所說的話，那末在朝後除開他們有言論自由外，誰還能有呢？

這一切，便是他們向國民黨要求民主的真意。說抗戰需要民主，乃是一種口實。而且那也不過因為在抗戰中要求民主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罷了。他們底黨既有軍隊又有外援，抗戰需要此軍隊和外援，所以容易使國民黨讓步。抗戰中的民主問題豈提出，不過如此。

二 關於政治機構

我在三年多以前曾與人談到政治機構底問題。那時我主張刷新。就是說，把它改革一下。及到前年寫救國哲學時，亦注意到了，把刷新政治機構看成是準備抗戰的方法之一。在去年抗戰發生後，我也提出了刷新政治機構的主張。這是一看我底抗戰底根本問題即可明白的。

現在呢？現在隨着要求民主的聲浪，有些刊物提出了改革政治機構的問題來。這個問題，我覺得比民主政治問題更重要得多，有加以注意的必要。

但是那些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提出和解決，都不能使人滿意，而且非常錯誤。